

權慾性慾是連體嬰

江青艷史之二十四

● 劉昌博

權力是最好的春藥

一九六五年三月，江青在上海的錦江大飯店，突然心血來潮，信手執筆寫了一封信給她男友之一的錢浩良；他是京劇「紅燈記」的紅小生，扮演李玉如一角，傳神搶眼，因而得到江青的垂青。

江青在信中透露了她的心情：

「你二月二十二日的來信，我收到的比較晚，大概是醫生壓了。我病了二十多天，目前已有好轉，請放心……」

「……我知道你這次是隨京劇團『紅燈記』從北京到深圳演出，快回到上海了。我的心臟不好，沒什麼；等你回到上海就來看我吧！我有好多話要對你講……」

「……我在病中想來想去，還是你好，到深圳那樣遠的地方去演出，又熱又累的，仍未忘記給我寫信，算你的良心沒被狗吃掉……」

「唉！想起哪些沒心沒肝的小王八蛋們，我就生氣；求我的時候百依百順，離開我

的身邊，就攆進別的女人懷裡，把我忘得一乾二淨……」

「我在病中收到你的信，我好高興；請務必看了以後，就把它燒燬，一切記在心中好了……。」

江青是一個跟武則天和慈禧太后一樣的女人，性慾和權慾同樣的強烈；只是江青因病魔纏身，使她中年以後的性慾略有退減，但權慾卻反而更加強烈。她十分贊同當時美國國務卿季辛吉的一句名言：「權力是最好的春藥」。

權慾和性慾是連體嬰，如影相隨，好其一者必好其二。

因為，人對任何慾望的不節制，就必反映其整體的不節制，舉一反三。古希臘最有名的箴言是「不過度」；也就是中國孔老夫子的「中庸之道」，即人們常言的「適可而止」。

可是，毛澤東和江青卻事事相反；權慾過度，爲了奪權，爲了保權，殺人萬千；性慾過度，爲了洩慾，爲了縱慾，摘花萬千。

他們兩人都嚮往古時秦始皇、武則天、隋煬帝、慈禧太后與西門慶的生活方式，無限制的狂縱權慾、姿縱性慾。

一石激起了千層浪

時光的流逝，「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情勢對江青越來越有利。

因為，毛澤東明目張膽地支持江青，同意她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進行批評。江青有了「尚方寶劍」，就勇往直前地大搞大幹起來。

江青看了「海瑞罷官」，便硬說劇中的皇帝是影射毛澤東、海瑞則是彭德懷；如此的推究下去，她就一口咬定「海瑞罷官」有嚴重的政治錯誤，是一株「大毒草」。

於是，江青在上海跟張春橋、姚文元密謀；他們三人決定對「海瑞罷官」，必須徹底批判。於十一月十日的上海文匯報上，冒出了長篇批判文章。題爲「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署名的作者是姚文元；實則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三人的集體創作。

這樣一發「重磅炮彈」發自上海，而攻擊的矛頭是指北京；表面是攻擊「海瑞罷官」的劇作者——北京副市長吳晗，實則是指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彭真。

一石激起千層浪，姚文元的文章，引起了一場空前的大論戰；因為，彭真和吳晗不是省油的燈，支持他倆的人群起反駁。於是，這一場論戰，就演變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天性好「鬥」的毛澤東，眼見左右兩派纏鬥不休，他十分開心，認為這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後又一次「引蛇出洞」的妙招。

於是，毛澤東爲了協助江青，藉觀察之名離開北京。仍乘他的「專列火車」南下，列車依舊，但車上人事全非，負責車上政治保衛工作的羅瑞卿和楊尚昆撤換了，毛澤東臥室安裝的竊聽器拆除了，以前在戰備通訊車廂專管無線電收發的幾位青年幹部，早已全部調走，下落不明，有的據說調往邊疆下放勞改。總之，哪次與毛澤東湖南行「專列竊聽案」的有關人員，都遭到無情的整肅。

自從臥室沒有竊聽器後，毛澤東和車上女服務員「做愛」，就可開心尋歡作樂，不怕淫聲浪語外洩。

毛澤東在上海看了姚文元指名批判吳晗的文章，點頭讚許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

，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更好，好在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這分明是指桑罵槐，借古諷今，罵我是『昏君』嘛！」

江青得知毛澤東說了這麼一段肯定姚文元文章的話，歡欣鼓舞；因為，哪篇批判的文章是她和姚文元、張春橋三人的集體創作。但，毛澤東說「沒有打中要害」，於是，江青策動一批御用的左派文人戚本禹、關鋒等撰文直攻所謂「反動派」及「走資派」的要害。在文章中露骨指出彭真包庇吳晗，借「海瑞罷官」來爲彭德懷翻案，海瑞罵皇帝，骨子裡是暗罵毛澤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

文中嚴厲地批評了中共中央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傳部正副組長彭真，陸定一，站在「走資」的右邊，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中共中央宣傳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說吳晗蕭伯贊是學閥，上面還有大黨閥（指彭真）包庇他們。並指名批評吳晗、鄧拓、廖沫沙三人寫的「三家村札記」及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

毛澤東看罷這篇文章，認爲「打中了要害」，他讚揚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

關作壞事，我們就應該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才好大鬧天宮……。」

不久，寫「海瑞罷官」的吳晗，他首先罷了官，丟掉了北京市副市長的「烏紗帽」；但這一股要向中央進攻的激流，澎湃洶湧，方興未艾。

趾高氣揚參與決策

自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開國大典以來，每逢「五、一」或「十、一」，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典禮，在天安門城樓上主持儀式的，總是北京市市長彭真。

但，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這個「慣例」被打破了，在天安門城樓上見不到彭真的身影。

這意味着一向與國家主席劉少奇關係密切的彭真有「麻煩」。

彭真，果真有「麻煩」，他遭到江青領導的左派人士撰寫的「對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匯報提綱」，給彭真羅列了許多「罪狀」，朝彭真開了幾枚重磅的炮彈。

這一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當時的江青雖不是中央委員，但她卻是會議的「核心份子」，趾高氣揚地出席會議，參與決策，不能不說是她的最大勝利。

會上唱主角的有三個人，一是康生，另

一是政壇的「新秀」張春橋，而他們兩人都
是江青的「情夫」；還有一個是向大會傳達
毛澤東「指示」的江青。他們原是床墊上的
親蜜膩友，而今卻變成了政壇上的親蜜戰友

會議上攻擊的主要目標，原先只是包庇
「海瑞罷官」劇作者吳晗等右派人士的彭真
與陸定一。後因毛澤東要報湖南行的「專列
竊聽案」及江青要報上海行的「錦江艷照案
」的一箭之仇，於是把羅瑞卿和楊尚昆也列
進去；他們都變成了「彭、陸、羅、楊反黨
集團」。

因為，在「專列竊聽案」及「錦江艷照
案」中，彭真是幕後策劃者之一，而羅瑞卿
與楊尚昆是幕前的實地執行者，毛澤東和江
青放縱情慾的「醜行外洩」，怎不恨之入骨
，藉機報復。

於是，在江青會內會外的策動下，火網
交織，一齊朝這四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
線開火」。

活躍中國政治舞台

五月十六日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擴
大會議通過了「通知」，由於是在五月十六
日通過的，在中共黨史上稱爲「五、一六」
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宣言書
，是進行「文革」的綱領。以後歷史學家已
經把「通知」的通過之日——一九六六年五月

十六日，定爲是十年浩劫的「文革」開始之
日。

當天擔任大會主席的是劉少奇，他剛偕
同夫人王光美出國訪問巴基斯坦、阿富汗、
緬甸三國回來；匆忙地坐在主席台上，還未
搞清情況，竟然糊裡糊塗地通過了「通知」
，他還不知道其中所說的「……赫魯雪夫那
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指的
就是他。

「通知」中的這一段話，概括了推動「
文革」的目標：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
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
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
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
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去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
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
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資產
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調動他
們的職務……」

「……混進來的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
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
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
產階級專政變爲資產階級專政；有些已被我
們識破了，有些還沒有識破，有些正在受到
我們信用，被培養爲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
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
，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在場的當權派及走資派要角如：彭真、

周恩來、鄧小平、羅瑞卿、賀龍、陳毅、楊
尚昆、陸定一等，聽得毛骨悚然，但不敢站
出來吭一聲氣。

「文革」，爲江青在政治上的崛起，提
供了最好的機會，她再度成爲活躍的演員
，不過這次她是活躍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
達「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
正式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及
張春橋，組員有姚文元等七人。

從此，江青有了一個重要的實職——中央
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這個小組，通常被人
們簡稱爲「中央文革」。

在四個副組長之中，江青名列第一；以
後大家介紹江青時說成「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

不過，她其實不只是「第一副組長」，
連組長陳伯達都怕她三分。因爲，她是毛澤
東的夫人，同時在小組成員有康生、張春橋
和姚文元等三人是她的「情夫」，另有戚本
禹、關鋒、穆欣等人和她有曖昧關係。後來
，她實際上成了「中央文革」說一不二的組
長；這個小組又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領導之下，位高權重。

春風得意享受性愛

最初的「中央文革」是個真正的「小組

「，常務機構不過一個組長，一個辦公室主任，一個秘書接聽電話及收發文。何況組長，辦公室主任還是兼職的。」

後來，「中央文革」大大的「膨脹」起來，機構膨脹、權力膨脹，這都是因為江青一手造成的。

旋因陳伯達患肺炎住院治療，於是由江青代理組長職務；他在「中央文革」的權力更加膨脹，代理組長已成為一把抓的「實權組長」。

「中央文革」，後來逐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以至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這位「實權組長」手中的權力也就水漲船高，越來越大，一躍而為「中央首長」，其權力成為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重要人物；雖然她的職務只是哪個小組的「第一副組長」而已。

權力使人腐化，有無限制權力的人，無不濫用其權力的；前文提過：「權力是最好春藥」，權力與性慾好似魚和熊掌，在人們貪念的支配下，都想兼而有之，何況貪念與貪慾是永無止境的。

江青驟然握有龐大的權力後，首先反應在她的性生理上；俗語說「人逢喜事精神爽」，她春風得意、意氣風發，一身的婦科毛病，不藥而癒，最低限度在心理上是如此的。於是，她渴望滿足性愛的需求，享受性愛的歡暢，以填補權慾過分膨脹後的生理空虛。

「文革小組」的辦公地址，設在釣魚台賓館十四樓，整層樓包了下來，套房臥室一切齊備；而且她的套房戒備森嚴，非經她許可任何人不得擅入。

哪間兩邊靠窗口的大套房，就成為她和許多「舊愛新歡」幽會的香巢。為了恣意行樂，耽心重演上海「錦江艷照案」的糗事，她特叫她親信的警衛員仔細檢查臥室內有否安裝竊聽器或攝影機。檢查結果沒有無異狀，使她高枕無憂，縱慾狂放，享受武則天在「後宮」淫蕩的感官歡樂。

舊愛新歡再加警衛

共產黨的唯物論，認為宗教是人類精神上的鴉片煙，故而不相信「神」的存在，是徹頭徹尾的「無神論者」。人們心目中，如果沒有神，沒有因果報應及罪惡感；進而演變成：「只要我喜歡什麼都可以，什麼都允許，什麼都可能」。

江青是忠實的共產黨唯物論及無神論的信徒，少女時代不怕鬼，可以在深夜大膽地獨自一人摸黑闖進舊廟的大殿，爬上高大神像的肩胛上把「孔老夫子」的頭巾取下來。她不怕鬼，自然不畏神，不信神，所以，她這個內心沒有神鬼觀念的「新新人類中的新女性」，哪有什麼不可以的。

追求「性樂」的極限，就要翻花樣，也就須推陳出新，不斷的變換方式，才夠刺激，方能享受激情衝動的酣暢之至樂。

江青嫌「一男一女」的方式太「老套」了，她喜愛「數男一女」的「眾樂樂」；人數不夠時，舊愛新歡不濟事時，甚而把貼身警衛員抓來湊數。因為，在古往今來的各類「雜書」裡都記載得有，中外歷史上的許多霸王艷后、妖姬淫娃、奸夫蕩婦，他們都是這樣幹的。江青擁有了無限制的權力，當然有樣學樣，按圖索驥、淋漓盡興的縱情尋歡作樂。何況，她的愛人同志——毛澤東嗜愛「摘花萬千的花招」，比她過之而無不及啦！

遊龍戲鳳公餘消遣

就在這一段日子裡，在北京突然消失了毛澤東的影子，他不是「失踪」，而是要放任江青和林彪在北京大搞「文革」，大搞向黨權走資派的「造反」運動。於是，他好整以暇地偕同新歡張玉鳳，乘坐他的「流動行宮」——專列火車南下，到風光優美，四季如春的廬山避暑。

毛澤東仍住進牯嶺的「美廬別墅」，主臥室內有一張大床，型式跟中南海菊香書屋的床一般的大，容得下四、五個人一同睡覺。床上靠牆壁的一邊，像個雜貨攤，經常擺有各種他喜愛的書籍，圖畫和小玩偶。

書籍方面有他喜讀的各類史籍的線裝書，還有許多「雜書」，包括裨官小說，星卜占相，性史性藝等；另有不少古今「春宮」圖畫，以及蘇州惠山出品的小泥人——男女交媾的性藝品，五花八門，包羅萬象。

毛澤東在牯嶺享受着神仙般逍遙生活，因他是隻「夜貓子」，睡得晚就起床得遲，賴到上午十時以後才醒來，在床上吃早餐，然後胡亂翻看床頭的各類雜書雜畫及性藝術品。

中午去廬林一號泳池游泳，小憩；晚上有服務局安排的年輕貌美姑娘陪伴跳舞，舞會是小型的，眩彩的燈光暗淡的；有的時候伴舞姑娘有十多位，而男士只有「紅太陽」——偉大領袖一個，伴舞姑娘只好輪替上陣，給他伴舞玩娛。

有一天晚上，毛澤東跳完舞回到美廬別墅，由張玉鳳陪他在窗前欣賞掛在夜空的天邊星月；張玉鳳像溫順的綿羊般的依偎在他的懷裡，他若有所感地說：

「玉鳳！還是廬山好，靜夜無聲，清涼世界，簡直像世外桃源……。」

「主席！您近來身體壯了些了；前一段日子，陪伴您的有上海大美人上官雲珠，以後又有杭州的、長沙的、井崗山的，專列車上的，都快把您的身子掏空了……咱的心會疼的……。」

「萌萌！哎喲！妳吃醋了，都記着哪些風流帳了，想不到妳跟江青一樣，是一只大醋缸啦！」

「說真格的！南方的女子身子火爆……您不信？」因爲，張玉鳳是北方黑龍江牡丹江人，故有此一問。

「哪北方女子的身子又是怎麼樣的？」

「主席！您笑話人哪！您自個知道嘛，咱不說了！」

「妳這幾個晚上，陪我睡在蔣介石留下的大木床上，遊龍戲鳳了好幾次，妳就不會掏空我的身子嘛？」

「咱不會！」張玉鳳嬌俏地說：「咱老家也很清涼，又出千年山參。人家說，咱老家的女子受山參地氣養育，身子能滋補男人，尤其是年輕姑娘更補……。」

「萌萌！都上山川地理課了！妙啊！玉鳳！妳真個是妙人兒！」毛澤東心癢癢的，摟住她的細腰說：「妳說北方女子能滋補男人，我今晚就再要妳這最北方的牡丹江姑娘，盡情盡興的滋補一番。」

於是，他倆攜摟進入臥室，在哪張兩代統治者睡過的「大龍床」上，遊龍戲鳳起來。溫婉柔順的張玉鳳，曲意承歡，任憑毛澤東在她懷抱中享受「滋補」的樂趣。

可是，毛澤東和江青對於「男歡女愛」之事，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逸淫」而不「荒淫」。所謂「荒淫」，是指過分貪戀色情色慾，以致荒疏了事業，荒廢了工作，昏天黑地沉溺於慾情的深淵中，浸至無法自拔。而「逸淫」是只把色慾當做種公餘的消遣，或只把它當做緊張工作後的調劑，或作爲一項打發心緒寂寞時的慰藉；總之，逸淫是有節制，一切還是以「事功」爲前提。

詭譎紛紜人心惶惶

毛澤東雖在廬山的美廬別墅尋歡作樂，但他無時無刻不牽掛北京城內江青、林彪與康生等大搞「文革」的進展情況，他用無線電通訊設備「遙控」著，隨時下達「指示」；而江青和康生也每天向他「匯報」。

江青操控的中央文革「五、一六通知」下達後，不久，北京市長彭真被迫停職；人民日報社長鄧拓被控「反黨」、遭到批判，氣憤不已，自殺身亡。曾任毛澤東政治秘書的田家英、遭受懷疑是「反黨」份子，仰藥一命嗚呼。

這一連串整肅事件的發生，北京城內詭譎紛紜，人心惶惶，亂得像滾開了的火鍋。

五月二十九日，北京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學生首先揭起「紅衛兵」的鮮明旗幟；群起高呼要「保衛毛澤東」、「保衛紅色江山」、「打倒當權走資派的狗腿子」……。

江青一伙精心策動的一場政治大風暴，終於開始猛烈地襲擊着北京；這正是毛澤東所預期的，他心情愉快地下廬山，由張玉鳳陪伴著從南昌搭乘專機飛往杭州，住於劉莊賓館，安閒地注視着北京城頭的動亂。

由於，江青授意北京各大報發表了幾篇社論，如人民日報所刊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及「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等，遂把「文革」的火炬點燃起來，北京城內鬧哄哄，亂紛紛；劉少奇和鄧小平搭乘專機直飛杭州，請毛澤東盡快回京主持大計。毛澤東端起架子直搖頭，不肯回去，卻只寫了一

張小紙條：「委托劉少奇、鄧小平相機處理運動問題」。哪時的劉、鄧二人還未摸透毛澤東的心意，不知他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只好無奈地又飛回北京。

北京城頭亂紛紛，毛澤東卻在杭州遊山玩水，悠閒自在。六月十日，他在杭州會見越南主席胡志明，才透露了一些內心的秘密，他用這樣一番話講出了正在中國發動的政治風暴：「中國現在也出現了修正主義、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市是個獨立王國，誰也不能過問；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特別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出版界、文藝界、大學、中學、小學……。」

日夜奔忙揮舞紅旗

江青呢！她在北京日夜奔忙，除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外，還出席全軍創作會議，看了六十八部國產的及與軍隊有關的影片。她居然說：內中好片只有「南征北戰」等七部；對於另外的六十一部，她揮舞左派的紅旗，罵聲連連。她罵「獨立大隊」是大毒草，整個是描寫土匪，宣揚了土匪，醜化了紅軍。

她罵「戰上海」是寫國民黨的戲，我們沒有一個英雄人物塑造出來，都是些「麵條」。

比如，她批評「花好月圓」片名就沒有

階級鬥爭，只寫多角戀愛，太低俗……。

其實，她的私生活才夠低俗，晚上搞累了，躺在釣魚台賓館十四層樓的套房臥室裡，要男性警衛員給她按摩，有時找來張春橋、姚文元……等「舊愛新歡」來個溫水鴛鴦浴。她認為性愛是忙人的消遣，閒人的正事。她是有「權力」的忙人，而「權力」又是最好的「春藥」，藥性在生理上發酵起來，權力越大，藥性越強。故此，江青的性慾與權慾成正比地強旺起來，這種情形她跟毛澤東是不分軒輊的。

她是一個有原則的人，性愛不忘鬥爭。她向電影界開炮，她的一句話，就可置一部電影於死地，她把電影界說成一片漆黑，一團髒亂。她是電影演員出身，攀上高枝後，電影界非但沒有沾到半點光，反而成了首先遭殃的倒楣鬼。

江青突然偕伴張春橋又飛往上海，在錦江大飯店小禮堂召集「上海幫」左派文藝界人士，開會聲討哪一條全國文藝界的「又長又粗、又深、又黑的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聲言要對這條「黑線」犁庭掃院、徹底清洗。這個會並起草了，「文化部為徹底乾淨搞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而鬥爭的請示報告」。

嚙下酸溜溜的冤氣

江青拿了這份「報告」，飛往杭州去見毛澤東，那是一個夏天的晚上，氣溫悶熱；

她驅車駛往劉莊別墅，警衛員擋駕說：主席正在游泳池內游水，請她在客廳稍候。

一向急性子的江青，因有急事報告，認為毛主席是個大胖子，怕熱，下游泳池泡水沖涼，又不是在床上跟女孩子「辦事」，有什麼大不了的。於是，不願警衛員的勸攔直奔後院，意欲當面報告北京與上海的「文革」近況。殊不知，她眼前所見的景象，叫她大吃一驚；但見，毛澤東脫得赤裸裸的泡在泳池裡，在明月的照射下，他挺着塞滿脂肪的大肚皮，活像一尊沒有穿衣褲的彌勒佛；他的周遭圍繞著五、六位一絲不掛的少女，玩水嬉戲，笑語聲喧；她們窈窕的身段，仿似一條條鮮跳活蹦的美人魚，而毛澤東肥胖的體軀倒像一頭大河馬，顯得極不調和。這一幅夏天裸泳的鏡頭，恍如「西遊記」中，哪群光裸的蜘蛛精在嬉戲不穿衣褲的豬八戒一樣，難以界定它的美與醜。

毛澤東滿臉笑呵呵的，樂在其中，進入了忘人無我的境界，當然沒有發覺江青在暗中窺視。江青見了此一景象，先是憤怒，繼是噁心，好在她沒有被發現，她略為冷靜一想：自己人老珠黃，只是「政治夫妻」而已，何必呷酸吃醋，撞破他的糗事，撕破了他的臉皮，掃了他的興致，把「夫妻」的感情搞得更僵，這與她此次趕來「報告請示」的旨意不合，且與當前的情勢及她的政治企圖心皆有損害，不能因小失大。

於是，江青嚙下了這一口酸溜溜的冤氣

，悄然回到客廳等候，她的容忍態度，使身邊的警衛員大大鬆了一口氣；都認為江青改變了，成熟又老練，似乎和以往的「小辣椒」脾氣大不相同。毛澤東裸泳後，在客廳聽完了江青的「匯報」，對她近來策動「文革」的辛勞與績效，大為嘉許，指示她要在全國各地區全面展開「文革」運動。

螞蟻搬象蝦戲蛟龍

「當權的走資派，長久霸佔『山頭』，結黨營私，根深柢固，要一下子把他們扳倒，似乎比『愚公移山』還難。」毛澤東吁一口氣說：「妳看該用什麼方法，才能快速門倒他們，最好不要掀起內戰；那樣會給偏安台灣的蔣介石趁機反撲的機會嘛！」

「我想！」「江青沉思了一會兒說：「比如咱們山東……。」

「我每回問計於妳，怎麼總離不開談妳老家山東？」

「嗯！你別瞧不起山東，咱老家自古就是個『人傑地靈』的洞天福地！」

「妳倒說說看！」毛澤東好奇地問。

「你喜歡『批儒』，儒家的老祖宗——孔子，是山東曲阜人，他是位聖人；中國第一位平民『造反』成功的人——漢高祖劉邦，他是山東沛縣人（按：江青文化程度低，把江蘇沛縣說成山東，毛澤東也不批駁她），是位開國皇帝；中國最有名的丞相——三國時代的蜀相諸葛亮，是山東琅琊人；民初揮軍南

下把你們湖南人打得落花流水的大軍閥——清秀才吳佩孚，是山東蓬萊人，咱的老家山東，齊魯舊邦，人物薈萃，哪是你們湖南『土包子』能比的？還有……。」

「還有什麼？」

「還有中國最早的一批官逼民反的草寇——水滸傳上描述的一百零八條好漢所嘯聚的山寨梁山泊，在山東壽張縣境內；還有西遊記上描述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孫悟空，他率領的那批猴子獼猴所住的水簾洞，是在山東泰安縣的泰山中……。」

「你講這些廢話，與我問的問題有啥關連？」

「當然有關係，孫悟空是獼猴王，全靠了那一大群小猴子，稱霸山林，把天宮的玉皇大帝打得落荒而逃。我在山東海邊，看到千萬尾小魚吃掉一條大魚；俗話說：『螞蟻搬象』、『蝦戲蛟龍』，這等於你擅用的『人海戰術』。俗語又說『閻王易鬥，小鬼難纏』，這次的『文革』，你口口聲聲要『拉下閻王，解放小鬼』；因此，我建議不妨用螞蟻搬象，小魚吃大魚，猴群鬧天宮，萬蝦戲蛟龍的方式，既不流血，又不打內戰，輕易就把當權『走資派』的閻王爺扳下來？」

「妳再講明白一點！」

「簡單的說！咱們把現今各大學；中學，甚至小學的學生組織的『紅衛兵』動員起來，串連起來，像哪滿山遍野的螞蟻，滿洞滿谷的猴子，翻江倒海的蝦兵、神出鬼沒的

小鬼頭，何愁鬧不翻北京城，搞不垮走資派？但是……。」

「但是什麼？不必賣關子！」

「但是，行動得有個順序；因為，雖然猛鷹能雄霸天空，如果拔掉牠的羽翼牠就完蛋了；雖然惡蟹能橫行沼澤，倘若拔掉牠的八隻腳，牠就無能為力了。今天，咱們要『奪權』首先要利用『紅衛兵』這般小鬼頭們，有計劃的、有步驟的，剪除當權派的黨羽，拔掉他們的樁腳？」

「妳的方法真妙、真絕！」毛澤東擊掌叫好：「就照妳的建議，放手去做，轟轟烈烈的，驚天動地的大幹一場吧！今晚不必回上海，妳就在這兒住一晚吧！」

雄心萬丈磨刀霍霍

他倆這一對「政治夫妻」，好久不同一桌吃飯，好久不同一床睡覺。哪個仲夏的晚上，毛澤東破例地陪伴江青一桌吃飯，然後又共一床睡覺；來慰勞她近年來的辛勞，來嘉許她掀起「文革」運動的貢獻，更爲了要鼓舞她大膽地掄刀躍馬去奪回他旁落的大權。由於，哪晚毛澤東對她的溫存，她就渾忘了毛澤東在泳池陪伴美女們裸泳的怨恨。

於是，她先後回到上海和北京，雄心萬丈，磨刀霍霍，糾集了千百萬的『紅衛兵』，掀起了席捲神州大陸的「文革」造反運動；雖說沒有打起內戰來，但仍有千萬人頭落地。（未完待續）